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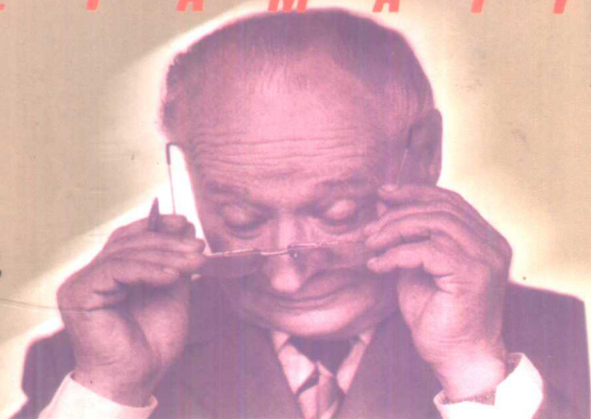
国际政界名人传记

Z P A M Ä T Í

前捷共中央第一书记

“布拉格之春”

的发起人



杜布切克

回忆录

[捷]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著

Nádej zomiera posledná

新华出版社

杜布切克回忆录

〔捷〕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著
黄英尚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杜布切克回忆录 / (捷) 杜布切克著; 黄英尚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5

ISBN 7-5011-5200-4

I. 杜…… II. ① 杜…② 黄… III. 杜布切克, A. (1921—1992) - 回忆录 IV. K835.1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987 号
京权图字: 01-2001-0342

Nádej Zomiera posledná

Z pamäti Alexandra Dubčeka

Vydavateľstvá Národná obroda, a. s., Práca, spol. s r. o.,

Bratislava, 1993

根据布拉迪斯拉发民族复兴和劳动出版社

1993 年斯洛伐克文版译出

Copyright ©2000 by Farrar, Straus & Giroux,

Llc Book Publisher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0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杜布切克回忆录

〔捷〕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著

黄英尚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235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一版 2001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200-4/D·825 定价: 20.00 元 (内部发行)

(提请读者注意: 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1921. 11. 27—1992. 11. 7)



1968 年杜布切克在民众中间



上图：1968年8月1日杜布切克（左四）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左三）、柯西金（左六）等人在一起。

下图：1968年8月21日在布拉迪斯拉发街头。





1968 年 8 月苏军入侵后，人们凭吊最初的受害者。街道的墙上挂着杜布切克等捷领导人的画像。

作者简介

1921. 11. 27 生于斯洛伐克的一个世代工人家庭。父亲是个木匠，二次大战时曾任斯共第三届地下中央领导成员。
- 1925—1938 随父母和哥哥在苏联生活、学习。
- 1939 加入斯共，到机械厂当车工。
1944. 8 同哥哥一起参加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不止一次负伤，哥哥在起义中牺牲。
- 1945—1949 在酵母厂当维修工。
- 1949—1951 先后任斯共特伦钦县委书记和第一书记，其间曾参加斯共中央举办的为期半年的政训班和三周军训。
- 1952 初 代理民族阵线斯洛伐克委员会主席，业余通过函授攻读法律。
- 1953—1960 先后任斯共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和布拉迪斯拉发州委第一书记，其间 1955 至 1958 年，上苏共中央高级党校。
- 1958 当选为斯共和捷共中委、斯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 1960—1962 任捷共中央书记，主管工业。

1962—1963	任斯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
1963—1968	任斯共中央第一书记、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1968. 1—1969. 4	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
1969. 4—1969. 10	任捷联邦议会主席。
1969. 12—1970. 6	任捷驻土耳其大使。
1970. 6	被开除出捷共,后与持不同政见者接触,有时对当局提出批评。
1970—1985	在国营西斯洛伐克林场当机械师,实被软禁,直至退休。
1989. 12—1992. 6	再次出任捷联邦议会主席。
1992	任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席。
1992. 9. 1	遭遇车祸,身受重伤,两个多月后(11月7日)身亡。车祸原因迄无定论,仍在调查之中。

译 者 的 话

1968年初亚·杜布切克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掀起“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这是一次有益的改革尝试。苏联为阻止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并防止它蔓延到整个苏联东欧地区，悍然于同年8月20日深夜，伙同波、（东）德、匈、保四国，出动数十万（最多时为60万）大军侵捷，其霸权主义面目暴露无遗。

作者身为当时捷的第一把手，在回忆录中向广大读者和国际问题专家，提供了关于这一震撼世界的重大国际事件的最权威、最可靠、最翔实的情况，其中包括“布拉格之春”的由来，捷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苏联的入侵与占领，捷苏莫斯科会谈及以后的斗争等。

作者童年和少年时期在苏联度过，后又到苏共高级党校学习，参加过1944年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解放后历任斯共县委和州委第一书记、捷共中央书记、斯共和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捷议长，因此，关于捷、苏和苏欧地区其它国家，也提供了许多其它鲜为人知、不可多得的情况。

本回忆录1990年至1992年由作者口述，他人整理，1993年出版。作者晚年曾任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席，因而其所持立场和观点，不免带有该党的色彩。

中文版据斯语版译出。为便于阅读和理解，译者在书中加了一些注释，在书前和书后附上作者简介和捷大事略表。书中注释除标明原注外，均为译者所加。不妥之处，望读者指正。

译者

2000 年 10 月

目 录

译者的话.....	5
1 一个人的命运是如何形成的	1
2 寻梦.....	10
3 在吉尔吉斯的新家.....	18
4 在高尔基市的岁月.....	29
5 战时在斯洛伐克.....	38
6 1944 年的政治	51
7 起义.....	62
8 战后年代.....	71
9 在莫斯科学习.....	79
10 暴风雨般时期的来临	88
11 “可爱的夏天”	106
12 一个时代的结束.....	115
13 在山熊的帮助下.....	123
14 通向“布拉格之春”道路的开始.....	133
15 诺沃提尼不愿下台.....	139
16 越过障碍.....	150

17	德累斯顿会晤·····	160
18	从春至夏·····	172
19	华沙插曲·····	184
20	与恐龙对话·····	193
21	入侵与绑架·····	204
22	在克里姆林宫·····	217
23	莫斯科协议·····	228
24	正常化之始·····	238
25	退却·····	249
26	背叛之果·····	259
27	“布拉格之春”的天亡·····	268
28	“流亡”土耳其·····	275
29	在复活的“老大哥”统治下的生活·····	282
30	历史的道路·····	291
	捷大事略表·····	303

1

一个人的命运是如何形成的

对自己的命运，多少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多少是事先就确定了的，总是争论不休。就我而言，我们家不断迁来迁去，肯定从一开始就对我有巨大影响。那是从几个移居芝加哥的斯洛伐克社会党幻想家开始的。在我出生之前不久，他们回到祖国斯洛伐克。当然，我已不记得，我是怎样经受船只的颠簸的。

我诞生于捷克斯洛伐克，时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三年。对斯洛伐克，我只有很少一些早期记忆，因为父母带着我进行另一次长途跋涉时，我才三岁。这一回，我们乘火车向东走了6400公里，走到苏联的吉尔吉斯，这儿靠近中国。我父母的愿望是帮助刚诞生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

到我12岁，我们一直留在吉尔吉斯。我的多数早期记忆同一个地方连在一起，当时叫比什佩克，后来更名为伏龙芝，现又易名，不过已按吉尔吉斯语叫作比什凯克。然后，我们迁到位于俄罗斯中部、伏尔加河上的高尔基市，我们在那里又住了五年。我17岁时，父亲终于把我带回幼时认得的斯洛伐克。我对它的想象几乎完全建立在父母的回忆之上。我们是在1938年，即希特勒准备以暴力分裂捷克斯洛伐克时回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风雨正好在我成年时来临了。我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打上我先前经历的印记。事情还能不如此吗？

* *

* *

* *

对我早期岁月的回忆是偶然的，断断续续的。就如同每个人一样，我对自己以往的生活到后来才看得更清楚，即使有时觉得像放电影，有些部分进行得快些，另一些部分进行得慢些。

自然有过这样的情况，在其发生时，我并不理解。对某些事情，经过数年，我才理解其意义。也发生过我现在才努力去理解的事情。我经常重新考虑自己过去作出的反应和行为，假如我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满意，那就是骗人。但是我相信，我从不背叛自己的良知。我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体味过去的某些事件，并努力再次重新给予评价。有时以前的看法颠倒过来了。但是，认识和理解是逐步得来的。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未真正了解应该了解的一切，就必须作出许多决定。

父母两人都生于中斯洛伐克的西部。我父亲什捷凡的出生地是乌赫罗维茨，位于当时的县城班诺夫采、我母亲巴芙琳娜·柯比多娃出生地东北约三公里处。这是白喀尔巴阡山东南、斯特拉若夫山西部的一个风景如画、森林茂密的地区，但农业资源有限，只有小生产，只能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少量食品。乌赫罗维茨村名称来自一个表示属于匈牙利的词，虽然它是个地地道道的斯洛伐克村子。当地居民使用这一名称，是因为一批匈牙利人11世纪从亚洲来到多瑙河谷地之后不久，在那里修筑了一座山寨。

20世纪初，乌赫罗维茨是个纯粹斯洛伐克的村子，大约有1000人。除了天主教徒占多数以外，由奥格斯堡派福音教徒组成的、占少数的新教徒在那里也异常活跃。稍后的统计甚至表明福音教徒在乌赫罗维茨占多数，这在天主教徒占优势的斯洛伐克是罕见的，虽然在中斯洛伐克并不那么稀罕，在捷克地区17世纪反对改革之前，新教徒在那里找到了庇护所。早在19世纪初，我的

远祖安德烈·杜布切克的名字就被列入乌赫罗维茨福音教管理处的登记册以及县里的纳税人登记册。

当时在乌赫罗维茨只有地方性的小生产：锯木厂、纺纱厂、制糖厂，还有一个小玻璃厂，但农业仍然是食物的主要来源。劳动岗位很少，许多年青人不得不到其它地方找工作。祖父是个玻璃工人，在当地的玻璃厂做工。越来越穷的家里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我们家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地，全靠祖父挣的钱过活。孩子还小的时候，祖父就死于肺结核，养育子女的重担就落到祖母肩上。幸好她可顶已故丈夫在玻璃厂的班。

在乌赫罗维茨至今仍有座小屋子，我父亲一家当时就住在那里。这是一间小房子，内部未安装任何设备。在拥挤的空间里，祖母抚育了三个子女。她教养得好，想方设法使所有子女都学会一种手艺。父亲学会木工，他弟弟米哈尔学会裁缝，他们的妹妹也学会了缝纫。对祖母来说，这是巨大的自我牺牲，但她从不动摇，尽管许多人不像她这么有力、顽强。

在我父亲那个时候，乌赫罗维茨有一所两个班的天主教基础学校和一所用匈牙利语授课的五个班的公立学校。在基础学校，斯洛伐克语每周只上两个钟头。但是，能上学的一般只限于比较富裕的家庭子弟，我说不准，我父亲上到了几年级。不过，我能肯定，贫困的童年终生都对他起促进作用，事先确定了他的活动以及对世界的看法。他是个坚决果断、积极肯干、肯动脑筋、不依赖别人的人，心情几乎总是良好。他身体相当健壮，也能干，因此我总是注意瞧他做什么、怎么做。由于父亲有这些品质，老乡们也都敬重他。换句话说，他是个有天然威望的父亲。

尽管贫困，父亲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这并非偶然。我从他那里，也从母亲那里了解到，在这一有悠久爱国传统和较高文化水平的地区，人们很关心外部世界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在乌赫罗维茨，人们特别感到自豪的是，斯洛伐克现

代民族生活的奠基人物留多维特·什图尔^① 1815 年诞生在那里。留多维特·什图尔是福音教教师的小儿子，他争取民族复兴的重大努力——在生死攸关的 1848 年和 1849 年达到高潮——在全国尽人皆知。

斯洛伐克人作为一个民族，在没有国家、明确划定的边界和自治的情况下，当然是不会屈服的。他们反抗布达佩斯执行的强迫匈牙利化的政策。他们为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文化和保存自己的语言而斗争。从这一角度看，受过教育的政治精英和居民的观点接近起来了。斯洛伐克工人阶级特别关心社会公平。社会主义和工业民主的思想对他们来说是亲切的。父亲学木工时，在乌赫罗维茨已有各种工人兴趣小组，也有 1905 年成立的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的支部。

1910 年，父亲不足 19 岁，沿着瓦赫河和多瑙河河岸向南走到布达佩斯找工作。他会匈牙利语，很快就在家具厂找到工作。他在那里参加了匈牙利工人党支部的组建工作。那是个年青的党，其纲领把拉萨尔和马克思两者的观点结合起来，类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对匈牙利当局来说，这个党是太激进了，父亲几个月之后就失去了工作。

他当时像在他之前成千上万、随后几年还多得多的斯洛伐克年青人那样，决定去美国。美国对他们来说，就像对许多欧洲人来说那样，是个令人向往的国家。那是个共和国，这本身就使人感到新鲜，因为欧洲还有一半处于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美国也是个民主国家，这更令人羡慕。美国是个大国，因此他们觉得，在那里，机遇在等待着所有奋发努力的人……

父亲的弟弟米哈尔叔叔，裁缝出身，同他一起去。1912 年，他

^① 留多维特·什图尔（1815—1856），19 世纪中叶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代表人物，与他人一起规范了斯洛伐克书面语言。